

山道·水道·天道

陈浩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山道·水道·天道

陈浩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山道·水道·天道

陈浩志散文小说集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印刷

(地址: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:350001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.62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500

ISBN 7-80534-794-8

I·689 定价:7.0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陈济谋

我和浩志同志仅见过几次面，今年四月间，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并寄来了一叠厚厚的文稿，有小说，也有散文，他说海峡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他的一本散文小说集，请我给写一个序。因为这段时间工作较忙，加上自己对散文知之不多，在回信时便建议他另找个人。直到有一天我读了《山道·水道·天道》这篇文章后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心被轻轻地打动了。

“走了山道，就懂了生活。脱下鞋袜，踩上山道，不管是黄泥的、沙土的、还是石板的，都有地脉凉凉的亲情。”这是《山道》中的一段话，从“地脉凉凉的亲情”中，我突然感到，它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。当浩志给我挂来电话时，我欣然把这件事给答应了下来。

在我答应为他写这篇序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在浩志的散文小说里，是什么样的情感在引导我步入这个文字所提供的世界，如此感动着我的心绪？我边读边思索。我读他的《家乡的红板糖》、《七夕》、《祖父》……也读他的来信，慢慢地，浩志的文章和他的人在我面前清晰起来。在浩志的散文小说中，

他的笔始终对准了山里人的生活，山里那种浓郁的人情味，健康的人性美，动人的风俗画，经过他的笔，一幕幕地呈现在我面前。这也是一个不惑之年的知识分子对生活、土地、家园的一种理解，这种理解纯朴得还带有草根的气息，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泥土的芬芳吸引着我读完他的集子。

浩志是福安穆阳人，穆阳溪缓缓地统过他居住的小镇，他在溪边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，对沿溪两岸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都很熟悉。他做过箴，当过裁缝、乡村民办教师、小学校长，可以说，他的青春时光，一直辗转流徙于穆阳溪上下，从汤汤流水上，他明白了山里的人事，学会了山里的知识，见识了山里的世界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又来到穆阳溪的源头周宁县工作，从所见所闻中觉察的人事的种种细微、复杂的变迁，加深了他对山里生活的眷恋、理解和把握。因此，在他写的散文、小说中，以穆阳溪两岸山里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突出的位置。

在浩志的笔下，山里人是纯朴的，山里的生活是纯朴的，它纯朴得情真意挚，坦率自然。每天只做四板豆腐的“豆腐头”叔公，憨厚得像自己的豆腐一样，不容一点杂尘；勤于耕作的叔叔对牛的深情使得他一辈子从来不吃牛肉；对土地永远怀有虔诚的祖父，临终前还要朝拜大地……这些在乡村土地上生活着的男人和女人，永远充满着老百姓的善良情愫。生活在这样一个朴素清新的家园，过年的红板糖，拜寿的线面，装麻雀的火笼子，渡口风雨灯，溪上行走的像剖开的橄榄核一样的“溪溜船”……是如此地渗透着人的心灵。不是鸿篇巨著，也不是黄钟大吕，但在浩志的散文中，我们却能身临其境般地感

受到山里生活的厚实潇洒。

无疑,这种潇洒厚实的生活,一直是激发作者创作热情的源头活水,他在信中说:“我的小说散文均是写山、水、人,力求反映一份真诚、善良、顺其自然。”他的作品着力营造的便是这样一种亲切甜蜜的乡音。

当家家户户飘满红板糖的甜香时,便是春节最切近热烈的时候,也是我们欢乐的日子。这些日子连我们的口袋也飘着板糖的甜香,我们常避着大人偷偷掰一角,用纸张包住藏在口袋里,时时咬上一口含在嘴里慢慢溶化,那味道好极了(《家乡的红板糖》)。

秋夜是神秘的,萤火虫的小灯笼和蟋蟀的低吟,在编织着迷人的故事……闭上眼,确实能听到嚶嚶的低语,睡过去,大家都会做着同样的一个牛郎织女相会的梦。(《七夕》)

“土是我们的命根子,翻过来吃一年,翻过去吃一年,土供我们生,我们死了也要回到土里去。人靠土,要宝贵土……”(《儿时的乐园》)

山村的纯朴,童年的欢乐,春春的恋情,祖父慈祥的爱……在他的笔下一一写出,这些平淡如庄稼人拉家常的语言,却有着无比的亲切感。对于人,特别是山里人的同情、关怀、体贴、温柔,是贯串于他的创作中的一种感情的血液、爱的暖流。

他已经把这种爱的暖流化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、执着,对文学的热爱、执着了,山里人哺育了他的生命。赋予他创作的灵性。在山里长大,他也汲取了山野的生命内涵,体察生活,洞察人生。他写山道“有的若游丝悬挂于高山峻岭,‘难于上青天’;有的九曲回肠,隐约于青山绿水,使人‘疑无路’;有的石块砌就,一步一亭,颇有‘石径斜’的意境;有的藏匿于荆棘灌

木中，‘路’由你‘走出来’”。实际上，这也就是浩志自己对人生的感情。这是一种可贵的感悟，我衷心祝愿他像山里的山道和水道那样，尽管千迴百转，但终归是执着地通向远方，奔向大海。

1995年6月于镜台山下

目 录

序	陈济谋
---------	-----

散文篇

山道·水道·天道	(3)
风雨灯	(8)
故乡二题	(11)
儿时的园地	(14)
线 面	(18)
家乡的红板糖	(20)
祖 父	(22)
豆腐头叔公	(24)
过 年	(26)
牛 节	(28)
七夕节	(30)
山城二题	(32)

石板桥	(35)
亭 思	(37)
春 雪	(39)
油 柰	(41)
艰难的海上日出	(43)
荒 原	(45)
母亲和她的马钟	(48)

小说篇

小溪上的海魂	(53)
小说二题	(70)
桃花村	(75)
圆 坟	(83)
虎岗季老头	(86)
山村生意人	(94)
司机·狗·女孩和母亲	(105)
祖 坟	(111)
雪天白梅	(126)
秋竹坪的月亮	(133)
梦,是绿色的	(168)

散文篇

山道·水道·天道

山 道

我踩着山道长大。

很小的时候，便蹒跚山道采草莓。在清晨的露湿下，在那黄泥道旁，一个个一串串火红的草莓，像红灯笼像小太阳，引诱着童贞的我趑趄而去，采一个含满口吞进一腔甜蜜。不知走有多远，直到被母亲拉回，带着两脚黄泥浑身露湿；一顿鞭打的疼痛却留下满心欢笑。上小学后，为了减轻父母生活的负裁，我攀登山道砍柴火。小肩头横挑两扎柴草在荆棘灌木丛中寻寻觅觅，小脚板四处流血，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母亲总是走很远来接我，眼睛流露着负疚不安，我忍住肩头脚底的疼痛装上一脸微笑，我似乎懂事得很早。后来，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，从那石头铺就的山道走向山外的世界求学。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穿上球鞋，同母亲告别后，便偷偷地脱下来抱在怀里，赤脚踩着凉凉的山石，一步一个五指印。工作到城里后，便同山道疏远了，走在宽阔的马路上，常有一种失落感，我厌倦于攒动的人头，寂寞于一个模式的平坦。偶有走上山道，便感奋不

已，套着皮鞋的脚板总有凉凉的感觉，这是大地的脉温，从脚心传至我的心底。

谁没有走过山道，谁便会误解生活。你总是走着马路，永远平坦宽阔，于是就单调乏味而致于厌倦。但是山道就不同了，有的若游丝悬挂于高山峻岭，“难于上青天”；有的九曲回肠，隐约于青山绿水，使人“疑无路”；有的石块砌就，三步一亭，颇有“石径斜”的意境；有的藏匿于荆棘灌木中，“路”由你“走出来”。山道启示着生命的历程，有平坦宽大，有迂回曲折，有坦然有隐晦，在艰辛中蕴藏着憧憬，在顺达时潜伏着“山穷”。

走了山道，就懂了生活。脱下鞋袜，踩上山道，不管是黄泥的、沙土的、还是石板的，都有大地凉凉的亲情。于是你——不卑不亢，不嗟叹，不狂妄。

水 道

穆阳溪不长，才 132 千米，在地图上不显眼地划过；但她天然落差却达 850 多米，装机 40 万千瓦的梯级电站即将在这里鼎立而起。我的家就在穆阳溪最宽阔地段穆阳镇苏堤街，而我工作的地点则在穆阳溪落差水位最高的周宁县城。

我有幸领略了这条溪的绰约风姿。

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同姨姨从苏堤埠头坐船往赛岐港。船是“溪溜船”，丈余长四尺宽，两头尖尖翘翘，像一个剖开的橄榄核。我姨姨那时刚从师范毕业，正是浪漫年华，想领略一番水道风情，我则是糊里糊涂地同她作伴。不过，我至今忘不了那

次五十华里的水上之旅。开阔处，水平如镜，船无声地划过，留下一条余音袅袅的白痕；狭窄处，水流湍急，船涌跃而下，击打出无数水珠，如进军的鼓点。遇到潞（指石头垒积而成的险滩），下潞时船夫紧握竹篙，左点右插，飞流直下，若离弦之箭；上潞时两位船夫跳进溪里，一左一右用肩膀顶住船帮，发出嘿唷嘿唷的呼号，推船寸移而上。姨姨一路惊诧不绝，大叫：水道、水道！

工作后，在还年轻的岁月，受一个更年轻的友人的鼓动，去寻找金子。据友人说，周宁史料记载这条水道上有金矿。于是整整一天，我们顺穆阳溪的上游跋涉三十多里，敲石头掘沙砾，最后当然是一无所获。不过我却从姨姨的“水道”，跨进了我自己真正感受的“水道”。那水流，有的在乱石间跳跃出无数白色的浪花；有的推过青草地，溪底的水草悠悠地招摇；有的跌落数十米，形成壮观的瀑布；有的凝聚成潭，碧不见底。更有那千年修炼，切开岩壁，形成狭谷的，带给我一生冒险的荣耀。那天走至这里，水道涌涌，人道全无，回头是不行的，于是我们贴着九十度的岩壁，一手提鞋，一手抓壁草，脚插岩缝，一寸寸挪动了丈余远。驻足后回头一看，胆颤心惊，若当时一失手或失足，定然是“千古遗恨”了；不过胆寒之后，却油然而生一种英雄气概。

我不知道孔子走过多少水道，他的“逝者如斯夫”，我总觉得咏叹的余音太低沉了些。也许他只是观于一隅，其实水道有涓涓的含蓄，有荡荡的坦然，有澎湃的豪迈，有跌落的壮烈，更有那滴水穿石、百折不挠的韧劲。

我惊诧于水道：永无返悔地穿透自然和时间，物质和精

神！

天 道

天上有路吗？小时候我以为是有的。

从记事始，每到端午节母亲便领我们到一个新娘家，请新娘用五色彩线在我们左手腕扎一个线镯，然后嘱我们不能弄断，要待到“七夕节”剪下绑住黄豆抛上瓦楞，给喜鹊叼到天上搭鹊桥让牛郎织女相会。“鹊桥”在我幼小的心灵编织得十分漂亮，农历七月七日夜，偎着祖母躺在葡萄架下，看着那茫茫的天河在隐隐地流动，似乎听到牛郎织女在鹊桥上嚶嚶地说话，我觉得走在天上是那么神秘美好。

进中学后，读到郭沫若《天上的街市》——“我想那缥缈的空中，定然有美丽的街市，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，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”，更陶醉于其中，不知多少次梦断天街，看到那长袖倩女长衫俊男提着灯笼“闲游”。这“天街”的遐想在我少时的心境增添了许多色彩和憧憬。

随着知识的扩展，我明白天上是没有人走出来的路；但随阅历的增长，又朦朦胧胧有一种天上有路的愿望。外星人的探究，飞碟的神秘，“灵魂”说的争鸣，又不能不使人冷静下来寻个究竟。记得我二十岁那年祖父过世时，来了几个和尚念经，念着念着祖父含上眼安祥地咽气了。和尚说：他给祖父打开一条道上天去了，祖父一辈子慈善有好终。尽管我怀疑和尚之说，但祖父过世时那份从容那份安祥，使我不能不相信“好人善终”的古语，不能不归思于有一条进入天堂的道路。

念大学时一个暑假，两个女同学到我家乡玩。我家乡有一条绿得泛蓝的小溪，溪边有一片茵茵的草地。那天傍晚，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望天空。落日后的天际推开一片漫漫的殷红，突然间升起一条云带，缓缓地铺延，渐渐地淡入无极，似乎云带上有人在走动。我惊讶地坐起来，发现两个姑娘一个闭着眼，一个在流泪。我再次躺下闭上眼，牛郎织女、七仙女、嫦娥等许多美丽的传说在我心中编绘得五彩缤纷，我感到自己正轻盈地走在那条云带上……

天上的故事总是美丽的，天堂容纳的总是善良的人。恶魔进不了天堂，这是永远的。如果天上有路，那便是美好、慈善、真诚铺就的。

其实天上本没有路，理念到了也便成了路。

1995年2月

风雨灯

“风雨灯”几乎成了文物，对于当代人已十分遥远而模糊。我关于风雨灯的故事，也来自于十分遥远的年代。

秋天里，家后门那片旷野渐渐荒芜，各种虫豸却喧闹了起来。如果是晴夜，星星在高远的天空密匝匝闪亮时，我们堂兄弟几人便提上风雨灯奔去捉蟋蟀，“嚯嚯嚯，嚯嚯嚯”，这是雄的在“阳台”上招蜂引蝶，叫声委婉悠长。它们很乖巧，一听到响动便会息声缩进洞穴。不过只要判定了方向，我们就能找到那个平整光洁的“阳台”，然后置上打开的火柴盒，拧亮风雨灯用锡铂纸向洞内反光。喜光的蟋蟀立即傻乎乎地跃出来，撞进火柴盒，被我们关住倒进高深的泥罐里。泥罐子是祖父教我们制作的，用白泥土捏成，放在茅草火中烧硬。每人的泥罐子装上三两只，回到家里，往泥罐中扔进半片菜叶，置于枕侧，躺下来，听蟋蟀的雅鸣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情致啊！睡过去，这光圈这低吟笼罩着我童年的梦。

捕蟋蟀的不远处有一条溪，水很深，溪面也阔，有一只方头小船摆渡。渡口的这岸和那岸都有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树很古老，枝繁叶茂，盘根如虬，船就往树根上靠。船主是一个40多岁的寡妇，很凶，却有一个爱笑的女儿，大概十六七岁，两个眼